



阿贝贝的“新工作”

◎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2024级11班 唐熙妍

浴室里水汽氤氲，水声暂停，白色的泡泡在脚下堆积。我随手扯下那条粉白色的毛毯——不，它现在是一块浴巾。

“阿贝贝，辛苦啦！”它懒洋洋地趴在我肩上，小口小口地吮吸着我身上的水珠。它早就褪去了那种鲜亮的粉色，毛边也起了球，但只要贴在身上，那股被太阳晒透的柔软，总会让我想起自己还是个小婴儿时的样子。

妈妈说，她怀孕时挺着大肚子逛超市时一眼相中了这条粉白相间的大毛毯，回家翻来覆去洗了五六遍，还用酒精消了毒，做好万全准备迎接我。

她无数遍地给我描述过那个清晨。产房里她撕心裂肺地叫唤，汗珠混着血滴落进盆子。一声啼哭撕裂了空间，世界仿佛在那一刻暂停，又仿佛在那一刻开始。我睁开了眼，被一块粉白色的毛茸茸的东西裹住了。很软，很香，很舒服，很温暖。我只留了个脑袋在外面，惊慌又好奇地望着这个全新的世界。这是我与阿贝贝初次见面。

四五岁时，阿贝贝几乎跟我一样高。洗完澡我把它系在脖子上，剩余部分垂落身后，像一件威风凛凛的披风。此刻我像是一位女王，站在高高的城楼上，一手举着宝剑，阿贝贝在风中肆意飞扬。可有时候我又是一个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，阿贝贝是我唯一的围裙，我把它系在腰间，假装手上抓着一大把火柴，在寒冷的冬天点燃一根又一根。

后来我又长大了，可阿贝贝没有跟着我一起长大。它从裹住我全身，到只能盖住肚子，再到只能盖住枕头。我好害怕，怕我会越来越大，它会越来越小，最后小到只剩一个点儿，小到我看不到它，小到它从我眼前消失。

可时间从不会因为一个小女孩的害怕而停下脚步。直到那个平常的傍晚，它迎来了“新工作”。

我的浴巾不见了，妈妈随手把它递给我，让我先将就用着。时隔多年再次依偎在阿贝贝怀里，既陌生又熟悉。还是那么软，那么香，那么舒服，那么温暖。好像从来没变过。而且我发现，它那种经过岁月打磨的柔软，比任何新买的高级浴巾都更吸水、更亲肤。

它从襁褓巾变成了“披风”，又变成“围裙”“裹肚巾”“枕巾”，最后成了浴巾。形态和作用变了，但那份贴身守护的使命，在日复一日的沐浴时光中得到了新生。

浴室里，氤氲的水汽还未褪去。阿贝贝的每一块花纹都被水深深渗入，变得沉甸甸的。它褪色了，起球了，但擦在身上的那种安心感，是任何新东西都无法替代的。

评语

文章以“阿贝贝”的“工作”为线索，将一件旧物的功能变迁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叠合在一起写。襁褓巾、披风、围裙、裹肚巾、枕巾、浴巾，六个称谓依次排列，既是物件的履历，也是“我”从婴儿到少年的时间刻度。这种写法让物与人互为镜像，物在变小，人在长大，一明一暗两条线并行不悖。情感的每一次推进，都落在具体的动作和物象上，不空喊，不硬抒。语言以儿童口吻为底色，但不幼稚。“威风凛凛的披风”“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”“只剩一个点儿”，这些词句带着孩子气的认真与夸张，读来可爱。整体而言，这是一篇有真体验、真观察、从日常物件中提炼意义的散文。

(指导教师：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李书凌)

写浴巾吸水，不直接写“擦干”，而以“吮吸”来拟人化处理，不刻意，却将旧物绵软服帖的质地准确写出，兼有动作、声音与温度。

这一段以排比的方式，将阿贝贝从襁褓巾到浴巾的每一次功能变化依次列出。襁褓巾、披风、围裙、裹肚巾、枕巾、浴巾，六个称谓并置，既是一条时间线，也是一条成长线。“形态和作用变了”是写实，“贴身守护的使命”是写意，两句之间构成转折。“日复一日的沐浴时光”将“新生”落到实处，与上文浴室场景形成呼应。

“越来越小”与三个“小到”构成递进式排比，层层推进，将儿童对成长的恐惧具象化。不直接写“我长大了”，而以“它变小了”出之，视角转换巧妙，情感表达克制而有力。

